



雷 加 著

匈捷訪問記

匈 捷 訪 問 記

雷 加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匈捷訪問記

雷加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東京西尖底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制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878) 本數：96 千

開本 31¹¹×43¹¹ 1/32 印張 5⁹/₈ 雜頁 12

一九五六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制

印數 00001—20000

定價(6) 0.66 元

內容 說 明

本書共收散文十闋篇，是作者一九五四年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見聞錄。全書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匈牙利的記事。作者在匈牙利曾會見了匈牙利人民領袖拉科西同志和其他英雄人物，並參觀了偉大愛國詩人裴多菲的紀念館等地方。這些文章報導了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下勝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英雄事蹟，也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可敬愛的精神面貌。第二部分是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記事。作者在捷克斯洛伐克曾訪問了工廠、農村和部隊，這些文章報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對法西斯的英勇鬥爭，並特別介紹了工廠與農業生產合作社訂立集體合同的寶貴經驗，從這裏可以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領導教育下，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各个戰線上的輝煌勝利。全書也貫串了中匈、中捷人民之間的牢不可破的永恆的友誼，對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國讀者，是一種強大的鼓舞力量。

目 次

裴多菲在人民中間	一
櫻樹節	二
山陀爾·格爾蓋依	三
哈利·亞諾什	四
匈牙利斷片	五
利地采	六
解放前後	七
工農聯盟	八
附錄：集體合同	九
軍隊紀事	一〇
塔特里之行	一一

一個造紙廠的廠長

『伏契克獎章』及其他

附錄：『伏契克獎章』讀書目錄、討論和考試事項

訪問瓦爾拉夫農業生產合作社

永不磨滅的友誼

二三九

裴多菲在人民中間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關於『自由，愛情』這首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成為中國人民喜愛的詩篇了。

我們都唸過這首詩，也背誦過這首詩，當背誦它的時候，就像一隻暴風雨中的海燕，突然被閃電刺着，又振奋地向更高的雲層飛去。每一次，我的感覺都是這樣。

一八四七年裴多菲就寫了這首詩。這首詩既不是他最初的詩，也不是他最後的詩。我在布達佩斯參觀了裴多菲紀念館。我看見了他十六歲（一八三九年）時的詩作——『暴風雨』的手稿。他的真正的詩人生活，是在暴風雨中開始的。他的生命，就像暴風雨那樣震撼着人間。

當時匈牙利人民，處於黑暗的年代。為了反對封建地主制度的壓迫和哈布斯堡王朝

的統治，爆發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首先是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有學生參加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市民起義。領導起義的就是偉大的詩人和民主主義者山陀爾·裴多菲。

裴多菲紀念館迎面有一幅大壁畫，它把我們帶進了歷史的真實裏。裴多菲穿着有褲繩的軍裝，站在今天革命運動博物館前面——那裏，當年有整千上萬的羣眾，在聽裴多菲朗誦他的革命詩篇——民族之歌。

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

時候到了，現在幹，或者永遠不幹！
是作自由人呢，還是做奴隸？

就是這個問題：你們自己選擇！——

這首詩的原稿藏在紀念館內。國會圖書館有一份匈牙利最古老的報紙——佩斯報，我在这份報紙上看見了這首詩。三月十七日登載了這首詩。這首詩特別被紅筆標誌着。國會圖書館為了這一套古老的報紙而驕傲，而這古老的報紙又為登載了裴多菲的這首詩而驕傲。

當我參觀革命運動博物館時，我徘徊在圓柱外面的台階上。我的面前是舍欽尼●的

銅像，銅像周圍是一片廣場。一八四八年，正像壁畫上所畫的，在這個廣場上不知擁擠着多少武裝了的市民。是的，「雲正低低地壓下」，「小樹顫抖着」。他們帶着『寶劍和鐵鏈』從各个街道跑來，他們都是『以人民的名義』宣了誓的『懶惰的勇士』。他們高呼着打倒『匈牙利的貴人』。他們為了『自由，愛情』、『希望』、『光明』，互相激情地詢問：『這是我的箭，要向哪裏射？』

站在高台上朗誦自己的詩篇的裴多菲，回答了他們。

我走到高台下面，那裏有記載着這段歷史事蹟的碑文。我想像着一百多年以前裴多菲站這裏的姿态，和他的戰鬥的聲音。今天，廣場前面的草地上，遺留着去年培植的五角星的痕跡。青草還發綠，冬雪只用白色線條在五角星邊上做了裝飾。這星顯示着，冬季裏也包含着強烈的生機。裴多菲的理想實現了。匈牙利人民，今天過着真正的和平生活。他們從工作中回來走過廣場時，從步伐上，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幸福和美滿的。

如果在節日裏，我相信他們每個人也會換上民族服裝，而且都會馬上跳起舞步歌唱

一 八七二年以前，布達佩斯為兩個獨立部分，即佩斯和布達。

二 伯爵舍欽尼是一八二五年的自由主義的貴族反對派。

以上引號內，都是裴多菲的詩題。

起來。匈牙利從來就是一個愛自由的能歌善舞的民族。

裴多菲熱愛自己的祖國，匈牙利人民也熱愛自己的詩人。因為裴多菲從開始就生活在人民中間。

裴多菲生在一個屠夫的家庭裏。裴多菲在幼年求學時代，極其清苦。我在紀念館內看見了他小學時代的練習簿，筆記本。不難看出練習簿上的成績是優等的。紀念館的另一室內，陳列着當時的家庭用具。一個衣櫃，一個黑色地櫃，衣架像一個簡單的十字架，還有一條類似公園裏常見的櫈子。壁爐外面塗着石灰，那自然也遠非貴族家庭的磁磚壁爐可比。

一八四三年在他的詩中，就已出現了人民生活這一類的題材，而一八四五年的四月他又正式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當過兵，也當過演員。他的足跡走遍了全國。布達佩斯被稱為多瑙河上的珍珠，巴拉頓湖又是匈牙利的海。匈牙利北部擁有喀爾巴阡山的南麓，東部大平原上流過了可愛的蒂薩河。這就是裴多菲詩篇中所歌頌的祖國江山。匈牙利的確是個風光美麗的國家。可是另一方面，他在流浪中看見了農奴的貧困的生活，也充分認識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罪惡。這時在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反抗和戰鬥的精神。

他不斷地把自己的革命的詩篇複寫出來，送交書店。在他的詩稿後面，寫着「可以付印」四个字，儘量爭取發行的機會。同時他的著名的「致十九世紀的詩人」一詩，向

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個人主義的詩人，發出了警告。

誰也不能再輕飄飄地

彈奏着他的和諧的歌！

誰要是拿起了琴來，

誰就擔任了極重大的工作。

假如心頭只能歌唱着

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歡笑，

那末，世界並不需要你，

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

這首詩一直響在人民和詩人心中。他的每首詩，都活在人民中間。正像我在繪畫館見到的，畫家雷維斯·伊姆萊所做的畫。題名『裴多菲在人民中間』。

畫面上是匈牙利農村常見的一個酒館。裴多菲坐在長案的右端。桌上擺着大杯啤酒，桌下有一隻狗蟄伏着。長案一側站着一個智慧的老者，另一側，一個老農民挾棍，面背而坐。對面還有一個老人，年紀更大些，隱約地看見他的手，在枴杖上面顫動。一個青年人走上前來，扶住了他。在這個青年的背後，是一個窗口。窗口上還有兩個俯首靜聽的青年。畫面上的每個人，都被裴多菲正在朗誦的詩篇吸引着。

我在吉厄城車輛工廠的車間裏，又讀到了裴多菲的詩。那是寫在一進門的黑板上面的。正面寫着決議和通告，背面就是工人用粉筆寫上去的裴多菲的詩：『匈牙利人民』，其中四句是：

匈牙利人民解放了，他們抬起了頭，

也可以自由活動了，他們的手，

以前，鐵鏈鎖住了他們的手腕，

現在他們緊握着用這鐵鑄成的刀劍。●

工人們用這首詩來記憶過去的奴隸的生活，來激勵今天的工作。他們從裴多菲的詩中懂得了他們的手，過去被鐵鏈鎖住，今天只有為和平努力工作，才能保証已獲得的自由。

不久，我又到了匈牙利的東部。我好像被裴多菲的詩吸引着一樣，走進了這個大平原和這條蒂薩河。匈牙利人民愛蒂薩河，正像愛多瑙河一樣。因為這條河曾經給過匈牙利人民以幸福的幻想。

匈牙利人民在蒂薩河上興修了水利工程。這條運河長達九十五公里。工程師告訴我說：九十五公里的工程已完成七十公里了，計劃中的二十五座橋梁，已完成十七座了。在這已完成的運河附近，去年種植了七千五百霍爾特●稻子。匈牙利人民和中國人民同

样地喜爱大米。

过了一天，我又去訪問了圖凱維齊的紅星農業合作社。每个社員的收入都很丰富，而且他們都有自己的菜地，自己的乳牛，自己的豬。副業的經營，使他們收益更多。

合作社主任領我看過了一切生產成績之後，向我說道：在合作社的土地上添置了小鐵道。這可以減省畜力；搬运農作物；也可以往返代步，節省社員的体力。現在才只有七公里長，他希望將來有个像样的鐵道網。

這的確是一件可行而有利的事，一個值得驕傲的計劃；然而我可以看得出來，使他嚮往已久的，幾乎使他陶醉的另一件事，却是蒂薩河的水利工程。他的心像平原上的土地一样，渴望着河水的灌溉。

「我們什麼事都會办得到，」主任用手撫着胸部，彷彿一提到这件事，他的心就跳得厲害。「只要运河的水流來，你以為我就死心了嗎？不是的，那時，我們會更好地經營，叫它一年打兩個收成。……」

他的眼睛望过了平原，像是傾听什麼。他的確在听，那是大地在呼喚，那是蒂薩河

● 這首詩寫於一八四八年勝利鬥爭的高潮中。

● 一霍爾特約合中國九市畝。

的水向他奔流……他的眼睛馬上閃耀起來。

我走过蒂薩河的大平原，在那裏我看到的，正如裴多菲在『蒂薩河』一詩中所歌唱的：

河水是那麼平靜，安閒，

在沒有堤岸的河道中蜿蜒，

它不願讓太陽的光線

傾跌在它的波紋之間。

沒有聲音，在莊嚴的靜默中，

偶爾聽到了小鳥的聲鳴。

遠遠的磨坊的轟隆的轉動

却只像是蚊子的噠噠。

今天的蒂薩河為了丰收的灌溉系統而奔騰，今天的蒂薩河在發電的渦輪下轟鳴，只是到了今天，裴多菲筆下的蒂薩河才真正屬於人民，幸福的幻想開始變成事實。

我回到布達佩斯，不止一次地在裴多菲銅像下面散步。他的兩手在多瑙河上像鷹翅一般地展開，就像他要飛向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天空，在這塊自由解放的土地上，唱他永久的讚歌。

櫸樹節

在櫸樹節前，布達佩斯的街頭上早就出現了冰雪老人。他提前出現，並沒有人覺得奇怪。大家還是同樣地歡迎他。如果是櫸樹節日，應該從他手中接受正式禮品；但是今天，他帶着試探的笑容，彷彿提醒什麼：節日快要來臨了，大家不要忘記節日的快樂。

兒童商店的那个冰雪老人，佔據了整個櫥窗，他比街道上走動着的要大得多。他的身上掛滿了禮品，一隻梯子靠在他的身上，一個孩子（也是一個玩偶）爬在冰雪老人的耳朵裏。耳朵裏如果有禮品，那一定是最珍貴的了。這一切全是要來臨的櫸樹節的廣告。

我們還可以碰見另外一個冰雪老人。這個冰雪老人是活的，他身旁披紅掛綠的小毛驢也是活的，因為他們都在勞動着。小毛驢拉着一車貨物，冰雪老人是送貨人。他們從倉庫裏拉出來和送到商店裏的，正是那些用彩帶裝飾着的禮品。這些禮品必須轉到父母的手中，在櫸樹節那天再轉到每個兒童的手中。

多少兒童在这一年中進步了，他們使父母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櫸樹節那天帶給他

們禮品。而對於父母來說，諾言的實踐也是一種快樂。

每一天在人行道上，都可看到這些父母們，左手挾着公事包，右手拿着形形色色的禮品走回家去。在布達佩斯的大街上，跟在人羣後面，有時會看見走在前面的那個人的禮帽絲帶後邊，戴着數不過來的各種各樣紀念章；這時，如果迎面走去，又會看到一個好心腸的爸爸，胸前抱着一層兩層……高到幾層的盒子。他的臉深深地埋在這些盒子後面，你想看到他的臉是辦不到的。

可惜要過樅樹節的時候，我到內地去了。汽車行駛在有雪的公路上，不斷地遇見載重車把一棵棵樅樹向布達佩斯運去。這些樅樹剛從樹林裏砍伐下來，它的樹枝在車尾拖得很長。我不免有一點點惆悵，我以為留在布達佩斯會更快樂些。

樅樹節這一天，我的確沒有在布達佩斯。我到了一座高山之上。多少年前，這裏也許沒有人跡，但是我得承認，我在高約泰多休養所過了一個最快樂的樅樹節。

現在讓我告訴你這些事是怎麼發生的。

出發那天，時間尚早，天氣也好，爬上高山時，風雪便迎面撲來，天也完全黑下來了。車燈和喇叭一起變成了警號：警告別的車輛，也警告我們自己。最後一段路是藉用人力推上去的，因為車輪在雪上空轉，不肯前進，好像被地面吸住了一樣。

我們推完車，又跳上車，身上的雪花在車內還沒有完全溶掉，車子已開到一座高建築物下面停下了。從樓窗透出來溫暖的光線，我們顧不得扫鞋上的雪，推開門走了進去，更多的灯光一齊對着我們射來。

這個休養所，每兩個星期歡迎一次新來的客人。頭一天的『見面晚會』上，我們認識了穿馬靴的小學校長；一個身體像四方形的瓷廠挖土工人；有文質彬彬的電報員，也有炫耀自己的手指在不停地編織毛線的女打字員。

第二天仍然有風雪；可是客人都來齊了。我們做了臨時主人，站在門口迎接遲到的客人。在布達佩斯會過面的國家出版局副局長來了，柯樹特獎金獲得者、東方學院的世界文學教授也來了。後者譯過蕭三的詩，前者出版過中國文藝作品。我們見了面，格外親熱。

我們的活動，決不僅於此。剛剛認識的電機工人，約我到室內游泳池游泳，過了一會我又同別的工人打乒乓球了。休養所一共準備了三十付雪橇，四十雙滑雪鞋，更多的人是在戶外的風雪中。笑聲，嚷聲，追逐的聲音，互相呼喚的聲音，這些只有在風雪中才會如此晶瑩而快樂的聲音，一陣陣從雪堆後面，從披雪的櫸樹後面傳了出來。

這座用石塊砌成的休養所，雖在深山之中，它的美麗的顏色和雄偉的體積，仍使我